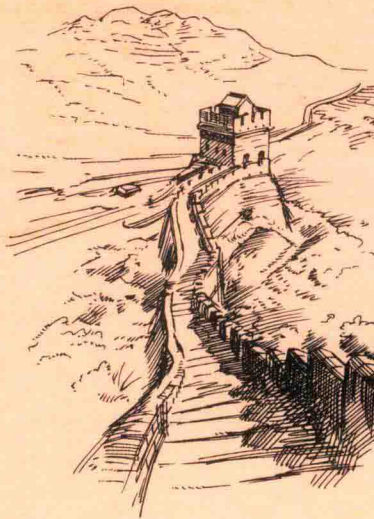




异国的芬芳

我眼中的中国

Tells in China

戈尔文选

[印] 泰戈尔◎著
徐志摩◎译

诗圣泰戈尔访华演讲、谈话集萃
才子徐志摩精心翻译、完美呈现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异国的芬芳

我眼中的中国

[印] 泰戈尔 / 著

徐志摩 /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眼里的中国 / (印) 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著 ;
徐志摩译 .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17.6
(异国的芬芳)
ISBN 978-7-5594-0552-4

I . ①我… II . ①泰… ②徐… III . ①散文集—印度
—现代 IV . ① I35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4066 号

书 名 我眼里的中国

著 者 (印) 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译 者 徐志摩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4.5

字 数 9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552-4

定 价 22.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关于我 / 001

- 1 举起精神自由的旗帜 / 002
- 2 我的诗人生涯 / 009
- 3 诗人的宗教 / 016

致主人 / 023

- 1 第一次的谈话 / 024
- 2 飞来峰 / 028
- 3 团结的愿望 / 032
- 4 真理是精神的长明灯 / 035
- 5 正义是永恒的真理 / 038

致学生 / 041

- 1 保持孩子的新奇感 / 042
- 2 朴素的信念 / 044
- 3 你们要远离物质主义的毒害 / 048

致教师 / 055

告别辞 / 063

1 和谐是心之间的联结 / 064

2 友谊的记忆 / 069

文明与进步 / 077

真 理 / 091

附录一 / 101

从友爱上升光明的路 / 102

东方文明之危机 / 105

东方文明之发扬 / 109

爱为济世良方 / 111

巨人之统治及扑灭“巨人” / 113

佛教与东方文化 / 115

我之教育方法 / 117

附录二 / 119

欢迎泰戈尔 / 120

泰戈尔 / 126

个人对于泰戈尔之感想 / 133

关于我

1 举起精神自由的旗帜

最近，我在你们的报纸上读到了一篇文章，说我作为一个哲人，在参加一次特别会议的时候迟到了半小时。如果这抱怨仅仅是针对这一次偶然的情况，那么我可以对我的迟到做出令众人满意的解释。但是我相信那篇文章的作者把这当作一个象征，认为这并不是意外，而是暗示着我的一些事情。我猜测，他这么想，是因为在他看来，我根本落后于这个摩登的时代，我应该出生在两千年以前，那时候诗人在月光之下对酒畅想，哲人遗世独立，忘却时空。

这让我有些惊讶，我肯定，如果我的闲暇时间比较多，那么我会觉得这非常有意思。从少年时候起，我就已经听惯了我自己的国人的愤怒指责，他们说我过于现代，忘却了先贤留下的伟大教诲，从而放弃了我融入印度这么神圣珍贵的文明的权利。对你们来说，我是落后于时代的，是一无是处的，而对我祖国的国民来说，我又是过于标新立异、令人反感的。我真不知道谁是对的。

胡适博士昨天做了一次占星师，他根据日月星辰的运动，推测出了我到贵国的访问。我猜他能够从星辰的异常中推测出我出生时受到什么星辰的庇护，又受到怎样的负面影响。他应

该能够让我明白，为什么我这个不幸的存在，总是不断地被怀疑为违禁品——被走私到错误的时间之岸——不仅被非常熟悉的同胞怀疑，而且也被我几乎没有费心去了解过的人如此对待。由于这种误解，友人们让我向你们介绍一下我的生平琐事，以便让你们不致觉得我的理念过于虚无缥缈，不会像莫名其妙的幻影一样吓坏你们。

我出生在 1861 年，这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年头，但是这一年属于我们孟加拉历史的一个伟大时期。你们也许不知道，我们朝圣的地方，通常在河流交汇的地方。对我们来说，河流就是自然生命之神的象征，而它们的交汇，则象征着神灵的汇集、理想的汇集。而我出生的时代，就是我们国家命运中三个运动的潮流汇集的时代^①。

这些运动之一就是宗教运动，由心胸宽大而又智慧高深的罗姆莫罕·罗易^②发起。这是一场革命，因为他尝试重新去开通精神生活的渠道，而这渠道已经被只注重外表、缺乏精神教益的形式主义和物质主义信条的泥沙碎石堵塞很多年了。

罗易和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宏大的战斗，守旧派对一切充满活力的思想都充满怀疑。那些执着于古老过去不放的人，沾沾自喜于他们累积的古董，在时间留下的崇高光辉壁垒的限制中悠闲自得。当一些伟大的灵魂、一些热爱真理的人，冲破藩篱，让思想的阳光和生命的气息透进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紧张愤怒。理想引发运动，而在他们看来所有的运动，都是对

① 印度近代史上的三大运动——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泰戈尔家族都是积极的参与者，甚至还是首创者和领导者。——译者注

② 罗姆莫罕·罗易 (Rammohan Roy, 1772-1833)，近代印度启蒙思想家、宗教和社会改革家，被尊称为“近代印度之父”。——译者注

他们的仓库安全的威胁。

这大致发生在我出生前后。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父亲是那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为此，他备受排斥，但他勇敢地面对了社会的侮辱。我就出生在这样的氛围中，各种新思想不断出现，而那些陈旧得不能再陈旧的思想却是时代的主流。

第二个运动同样重要。一个相当伟大的人，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①，是那时发生的孟加拉文学革命的首位先驱。他比我年长很多，但却和我算是同辈人，他寿命很长，我因而有幸亲眼见过他。

我们的自我表达一定要寻找自由，不仅是精神上的，文学上的表达也需要。但是我们的文学却任由它的创造力消失殆尽。它缺乏活力，因为修辞学上的严格限制而僵死。而恰特基却勇敢地发起了挑战，对抗那些只相信石碑永垂不朽、相信那种只会蕴藏在无生命中的完美的守旧派。他将我们的语言中的沉闷形式所带来的致命重量移开，用他的魔杖轻轻一触，将我们的文学从长年沉睡中唤醒。当文学带着饱满的精力和优雅苏醒时，带给我们的是多美的画面啊！

那个时代在我的国家还发生了另一场运动，便是民族运动。这场运动并不完全是政治性的，但是它开始道出了我们的人民试图维护自己人格的心声。这是一种义愤的呼声，反对那些来自东方以外的世界的人加于我们身上的羞辱，尤其是反对他们当时习惯于把自己的生活作为标准，按照是否与之相似，粗暴地划分人类世界的好坏。

这种带有歧视色彩的区分标准，一直在伤害着我们，并且

^① 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 (Bankim Chandra Chatterjee, 1838-1894)，印度小说家，孟加拉语现代文学的先驱，代表作有《将军的女儿》等。——译者注

给我们的文化世界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它促使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对祖先留下的一切东西充满了怀疑。古老的印度绘画和其他艺术作品遭到了我们国家的学生的嘲笑，因为这些学生在仿效他们的欧洲老师。

尽管后来，我们的教师改变了想法，但是他们的信徒却无法完全恢复对我们自己的艺术传统的信心，即使这样的艺术影响力是恒久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鼓励欣赏法国的三流绘画，欣赏俗丽而又廉价的石版画，欣赏机械地遵守模式化标准的作品，他们依然将能够轻蔑地拒绝东方的艺术作为高等文明的表现。

印度国内摩登的年轻人们点头称是，说真正的艺术源泉并不在于发现现实的心跳的内涵韵律，而在舶来的绘画作品中那丰满的嘴唇、描画胭脂的脸颊和裸露的胸部。这种否定的情绪，实际上是来源于彻底的无知，也侵袭了我们文化的其他领域。这是因为那些大嗓门、粗胳膊的人对我们的年轻一代施加了催眠术。

在我出生的时候，反叛精神已经觉醒，有人已经努力要逆转潮流。我家族当中就有人是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我的兄弟和亲戚，他们勇敢地站出来，拯救人们被自我侮辱和忽略的心灵。

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普遍的、永恒的基础，我们必须把拥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找出来。这场民族运动开始宣布：我们绝对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将我们的过去一笔抹杀。这并不是一个反对的运动，而是一场革命，因为它激发了一种巨大的勇气，让我们去否定和反对崇洋媚外。

这三场运动在进行，我的家庭积极参加了所有运动。我们因为持有不正统的宗教观念而遭到人们的排斥，从而失去了种

姓，但也让我们享受到了自由。我们不得不依靠我们自己的想法和心灵的力量来创建我们的新世界。我们不得不从地基开始，因此必须寻找一个牢固的根基。

我们不可能创造出根基来，但是我们能够建造出上面的部分。对新生活的表达和人们心中潜藏的对根基的寻找，二者必须结合起来。有些人相信人生无常，因为一切都会变化，这样的人应该记住这样一点：统一或变化之下必然隐藏着一条线索，也许表面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却会引起对立和冲突。统一的线索并不在外在的世界，而在我们的灵魂深处。

正如我所说的，我在这三种运动交汇的氛围中出生，身边充满了各种革命。我生在一个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家庭中，小时候，我就被教育要以我内心的判断为标准，寻找自我表达的方式。当然，这种表达是用我的母语来进行的。但是这种本属于人民大众的语言，需要按照我自己的欲求来调整。

没有一个诗人会从正统的店铺借用已经存在的表达方式。他不仅要有自己的种子，还应该拥有自己的土壤。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不仅因为那语言是他自己独创的，还因为他对语言的独特使用，在生命独特的润饰下，将那语言系统转化成了个人创作的独特载体。

世界各族人民的心中都有诗性，都需要尽可能完美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因而，他们必须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有感染力的，能够影响人的，能够成为他们自己的语言，世代相传。所有伟大的语言都经历过变化，并且仍在不断变化。那些拒绝变化的语言注定死亡，在思想和文学方面不会有收获。当形式固定下来，精神要么勉强接受这种限制，要么加以反抗。一切革命运动都包含着内部反抗外部入侵的斗争。

在这个地球的生命史上，曾经有一页伟大的篇章：人们心中不可抵挡的某些力量找到了一条路，通向某种计划，发出胜利的反抗的呐喊，表明自己不会屈服于外在的野蛮巨大的力量。它那时是多么无助啊，但是现在它不是已经接近胜利了吗？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当某些力量集中体现了外在的世界，威胁着要奴役我们的内心，满足它自我的目的，那么革命就会发生。

当一种机械的组织成为了一种中心力量，无论是政治的、商业的、教育的还是宗教的，都会为了增大自己的力量而去阻碍人们内在生命的自由流动，妨害并剥削人们的内在生命。如今，这种力量正在外部迅速集中，被压迫的灵魂要求摆脱扭曲、束缚和纠缠的呼声也在空气中充斥。

革命必将到来，人们必须冒着被辱骂和被误解的风险，这些辱骂和误解，来自那些贪图安逸的人，来自那些崇尚物质、墨守成规的人，来自那些生活在僵死的过去而非现代的人。这种过去实际上属于远古的世代，那时起决定作用的是身体，而非心灵。

纯粹以肉体为主导是机械的，而现代机器不过是我们身体的扩张，是手脚的延长和增加。现代的孩子为这种代表超常物质力量的巨大物体而骄傲，说：“给我这个大玩具，不要让任何情感来打扰。”他并没有意识到，如此一来，我们就退化到了蒙昧的世代，那时巨大的身躯受到尊重，而内在的精神的自由却没有地位。

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人类运动都与某些伟大的思想有关。你们当中有人也许会认为这种精神学说，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濒死痛苦后已经奄奄一息了，除了外在的力量和物质基础以外，

我们别无所依。但是，我要说，在我看来，你们的说法才是早就过时了。它在生命的萌发阶段就已经土崩瓦解了。人类取代了许多庞然大物，成为世界的主人，赤裸着身体成为造物的中心，赤手空拳，但是却拥有不可征服的心灵和精神。

物质至上的观点已经非常陈旧了。人类精神的显现则是真正现代的：我支持这个观点，因为我是一个现代化的人。我已经讲过我是如何降生在一个充满反抗精神的家庭中，我的家庭一直都信仰忠于内在的理想。如果你们想要反驳我，你们可以随心所欲。但是我有权去进行革命，举起精神自由的旗帜，插入你们的神殿当中——你们的神殿，无非就是物质力量和物质积累罢了。

（宁芙 译）

2 我的诗人生涯^①

我的朋友们，我们来外邦做客的，只能在当地人自然流露的情感里寻求乡土的安慰，但也只在他们的内心有盈余时，做客的方有分润的希冀。有的自身先已穷苦，他们便不能开放他们的心府与家门，款待远来的过客。只有人情富有的国民才能有大量的殷勤。

在一座古旧的森林里，林木终古地滋长，花叶相继地鲜妍，那地下的泥土也跟着益发地膏腴与深厚与丰饶。你们这古旧的文明也富厚了心灵的土质，她的绵延的人道的栽培使从这地土里滋长的一草与一木，都涵有活泼的生机。就为是近人情，就为是有充实的生活，你们的文明才能有这样的寿命。有的文明也曾产生过它们的智慧与理想与艺术的收成，但它们不曾持久，只有一度的荣华，便变成荒芜。但是你们的，为的是地土的深厚，还是培养着这生命的大树，摇曳着和蔼的青荫，结着鲜甜的果实，便是远来的行旅也有仰庇与解渴的快乐。这是使我做客的深深的铭感，我因此也深信你们的文学与其他表现的艺术

^① 本次谈话发表于北京海军联社。译于1924年5月，载于1924年6月10日《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六号，初收于1969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徐志摩全集》第六辑。——译者注

亦必亲切地感受这一点可贵的人道的精神。因为表现一民族个性最准则的与最高的方式只是社会自身、生活自身，我已经从你们的生活的杯里尝味一种异样的芳酿，饮啜了不朽的人情。为此我们远来的游客在这古文明的旧邦不但没有生疏的感想，竟然寻到了乡土的欢欣。

今天下午我在报上看见一篇文章，说你们的特性只是近人情。我也很相信，我方才知悉今晚同座的不少诗人与文学家，都是我同行的劲敌，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嫉忌的痕迹，并且一致地给我这样诚挚的欢迎。这不是你们富有人情的一个铁证？我并不懂得你们的文学。我没有那样的学问。但是单就我念过少数英译的中国诗选，已经够我醉心。我盼望以后有机会仔细地品评。你们的文学有一种特异的品性，纯粹中国的，我从不曾在第二种文学里得到相类的经验与印象。但是我知道你们都比我懂的多，用不着我来讲你们的文学。我今晚只想把我自己国里文学界的情形约略讲给你们听。方才我听说你们的文学受一种固定的形式的拘束，严格的章法妨碍表现的自由，因此缺乏生命的跳动，我们的文学早年也有同样的情形。但是在我们的，古梵文文学的影响只限于知识阶级，在平民文学里并没有多大的势力。我们古代的通俗文学，现在都已遗失了。但是我们相信当初一定有方言的文学，而且曾经给当年的诗人不少的灵感，因为我们在古文学里看得出这平行水流的暗示，文言的与方言的文学同时在先民的心怀里流出。但是因为方言继续地改变，又没有准确的记载，当初方言的文学都只是互相口述的，他们也就跟着时代的转变晦塞与毁灭。同时近代的方言渐渐地发展，在文学里创造了不少永久的体裁与方式。我的朋友沈教

授^①，他曾经研究过印度中古的诗，他可以告诉你们在十三世纪与十七世纪之间我们出了不少有名的玄秘派的诗人。经他的指导我自己也念了他们的名作，我得到很有趣的发现，因为虽则隔着几百年的分别，他们所表现的思想与情感，还只是我们当代人的思想与情感。他们是时新的，满充着真纯的热烈的生命与美的情感。所有真的作品永远是时新的，永远不会褪色与变旧，所以我说我们中古时期的文学只是时新的。

在我们彭加耳^②的地方当年因为佛熙那梵运动^③产生了不少抒情的诗歌。在印度一般平民的心灵的生活全靠一种深沉的玄秘性或宗教性的情感继续地给他们营养与鼓舞。我们往古圣哲们的使命也就只给他们精神的慰安，他们在社会上因为阶级制度的关系不仅没有体面的地位，而且实际上忍受压迫与凌辱。我们的前辈教导他们人格的自重与灵性的神圣，给他们勇敢与希望鼓荡他们潜伏的心声。所以那时期出产的诗歌有一种神异的智慧的深厚与方式的美艳。我自己开始我诗人的生涯时英国的文学很影响那时的作者。我想这也许是我的幸运，我那时并没有受什么所谓正式的教育，因为在习惯上上等的人家都应该送他们的子弟进学堂进大学受相当的教育。虽则我不能说我自己完全不受当时模仿性的文学的影响，但我自喜我著作的路径并不曾歧误，我的根蒂依旧种植在我们早期文学柔软的泥土里，不是在杂乱的蔓草丛中。我相信我及早逃出学校的牢门与教师的专制是我的幸福，他们杂色的标准因此不曾沾染我清洁的本能。因此我有的是创作的自由，我一任我的恣肆的幻想，搏揉文字与思想，制造新体的诗歌，因此我也备受渊博的批评家的

① 指 Kshitimohan Sen (1880-1960)，印度学者、作家、梵文教授。

② 即孟加拉 (Bengal)。——译者注

③ 即毗湿奴派运动 (Vaishnava movement)。——译者注

非难与聪明人大声的嘲笑。我的知识的固陋与异端的狂妄的结果使我变成了文学界的一个法外的浪人，我初起著作的时候，我的年岁其实是可笑的幼稚；我是那时的著作家里的最年轻的。我没有相当年岁的保障，又没有体面的英国教育的面具。所以我的早年的尝试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奖掖，我只是在脱离尘世的生活中，享受我的自由。后来我年岁渐渐地大了，我不敢说这有多大的好处。总之在这时期内我渐渐地打出了我的路径，从冷酷的笑骂与偶逢的奖励中渐渐地取得了认识与评价，虽则毁与誉的等分还不过是地面上水与地的比量。

如其你们要知道我为什么在早年便有那样的大胆，我可以说彭加耳抒情的诗歌是给我勇敢的一个泉源，我到如今还忘不了他们的影响，那样规律的自由，那样无忌惮的表现。我记得那些诗歌最初印行的时候，我还只十二岁。我从我的长辈的书桌上私自地偷得了诗本。我明知是不应该的，像我那样年纪不应得那样地放肆。我应得好好地地上我的学，缴我的考卷，走正规的方向，避去危险的路径。并且我那时偷着念的诗歌大都是男女恋情的，更不是十多岁的小孩子应得研究的。但是幸而我那时的想象力只爱上了他们的形式与声调的美；所以虽则那些诗歌满充着肉艳的彩色，他们也只是轻风似的吹过我的童心，并没有扰乱我的方寸。

我那时在文学上无赖的生涯还有一个缘由。你们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新宗教运动的领袖，他是根据优婆尼沙昙^①的教训主张绝对的一神论的。在彭加耳的人看来，他差不多与主张基督教的一样的荒谬，也许更坏些。所以我们与当时的社会绝对

^① 即《奥义书》(Upanishads)，古印度一类哲学典籍的总称，吠陀文献之一，现存共 200 多种。——译者注